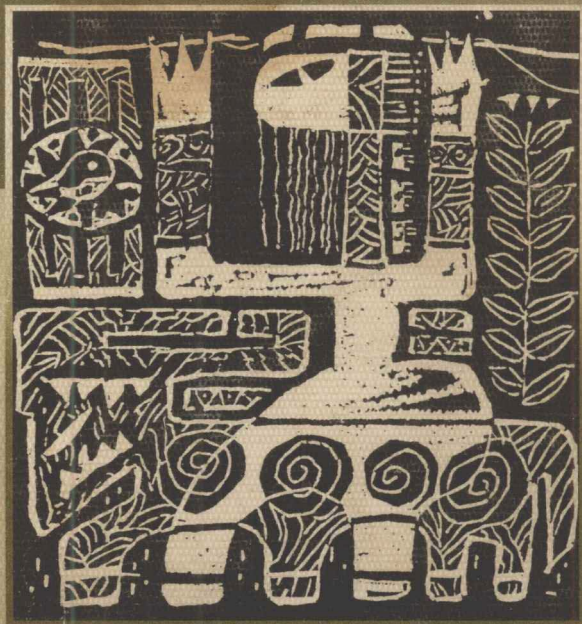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潘年英人类学
笔记系列之二

木楼人家

潘年英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潘年英人类学
笔记系列之二

木楼人家



潘年英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楼人家/潘年英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

(潘年英人类学笔记)

ISBN 7-5321-2174-7

I.木… II.潘…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3666 号

责任编辑:赵南荣

封面设计:丁德武

封面木刻:丁德武

木楼人家

潘年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2 字数 145,000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,500 册

ISBN 7-5321-2174-7/I·1761 定价:14.00 元

自序

我要把故乡的歌儿唱

黔东南一带的山区,常常可见一些古朴而美丽的村子。这些村子依山傍水,风景宜人。村民搭木楼而居,依托于一方田土,自耕自食,自给自足,过着一种宁静淡泊的生活。

我的故乡老家,便是这些古老村子中的一个。它的村名叫盘村,位于黔东南天柱、剑河两县的交界处。那一带山区均为高山深谷,其森林密布、溪流纵横,为清水江上游源流之一。

因为山高路远,交通不便(我的故乡盘村至今未通公路),历史上,这一带山区便自然成了一些少数民族逃难避灾、谋求生存的地方。我的故乡盘村便全系侗族,正是一处所谓的“苗村侗寨”。

由于缺乏文字记载,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到祖先迁居此地的确切年代了,但据碑文考证和口头传说,我们村从第一代祖先于此定居,至今不过繁衍了十八九代人。这就是说,我们村全部的历史不过四百来年。

四百年前,我们的祖先在哪里生活? 因何原因迁居至此? 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了。

但是,四百年来,他们的生活却是可以追溯和回想的。记得小时候跟父亲上山劳动,为了缓解劳动的疲乏,父亲总要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许多故乡过往的人和事,我由此而知悉了一些祖先生活的历史。虽然这历史肯定是残缺和不完整的,但总还是能够了解到一个大概吧。

如今我是愈来愈感觉到历史对人的重要了。据说近年学界有所谓“近距离研究”与“远距离研究”之争。我读书不多,外语又不好(不能直接读原著),故我对这种争论不甚了然;但我想不管是怎样的研究,其实我们都是为着现在和未来而寻找历史。

历史是什么? 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。这事实由我们评说,由我们认知,而成为我们的经验,而丰富着我们的智慧。是不是?

但我发现,人类对历史其实是很健忘的,所以历史才总是惊人地相似。在不久前的一次学术讲座中,我给大学生讲到鲁迅,讲到中国自 1840 年以来的历史。我发现,当今的大学生们对历史是非常陌生的。他们甚至不太清楚 1840 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什么! 1911 年和 1919 年又发生了什么!

大学生尚且如此,一般百姓便可想而知。

大至国家,小到个人,我发觉人类对历史有先天的遗忘

症。

“我们从何而来？向何而去？”

我认为梵高的这句名言应该成为一切知识与学术的起点和终点。

我决心重新关注人类最基本的历史。

由于精力有限，能力也有限，我不想去做那些虚无缥缈的学问了，而只想做一点具体而又相对有点把握的事情。俗言一滴水映现大千世界，依据这个法则我开始研究我们盘村的历史。我想通过一个村庄而进入世界，这想法不知道是否幼稚了些。

多少年来，我一直想为我的故乡盘村写一部村史，然而总是不能够，原因就是虽知其大概，却到底缺少对诸多细节的了解，这就使我很难下笔了。或者说，直到要下笔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对自以为熟悉的东西所知甚少。

然而，更悲惨和无奈的是，历史有时是与人俱亡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出现集体性和民族性的空白，就像恐龙在地球上的消失，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同时由于缺乏记载，如今对于其消失的真正原因，我们永远只能是猜测了。

有好几回，我下了决心，要回到老家去拜访一些老人，想重新搜集一些写作的素材，但使我伤感的是，许多知悉村史的老人都已过世了，包括我的父亲。当年我听父亲讲村史，还嫌他是一种唠叨，如今却想听也无从听到了。

今日盘村年轻的一代，不仅对盘村的历史知之甚少，甚至对上一代人的生活也了解不多了。这一方面使我深感悲哀，同时也更坚定了我要为故乡盘村写一点文字的決心。

从1990年开始,我便着手对盘村生活的记录和写作工作。收入这套丛书系列之一的《伤心篱笆》,便是其第一阶段的记录成果,其写作时间在1990年至1994年之间。1995年至1996年我因有其他课题研究和写作任务,而暂时中断了对盘村的观察和记录,结果一断就是数年。从1997年至1999年我又因工作调动,盘村的写作计划再次长时间搁浅。这样,直到今年,当我稍稍安定之后,我便立即继续投入我的写作。今年写出的两本书,一本叫《故乡信札》,这是感受性的,写我对故乡盘村社会、经济和文化变迁的心理感觉。另一本叫《木楼人家》,这就颇类似于民族志了,写盘村过去的生活和风俗。当然无论是《故乡信札》还是《木楼人家》,我都不想写得太刻板,在这里,我想在写作方法上做一点探索和创新,就是尽力地做到人类学与文学的有机结合,我的思想是人类学的,但我的文字表达却是文学化的。

在这几本书中,我写了什么?我写了一种文化,一种少数的、边缘的文化,它像一朵野花,在人类的时间长河中,寂寞地生长、开花,而后凋谢。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头脑里始终回荡着这样一种声音:生活在当今世界的人们,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人类良好生存环境建设的不可缺少,但却很少有人看到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社会也同等重要。

这样的写作,有意义吗?

我不知道。但如果假我时日,我还将继续为故乡而写作。我还将写一本《盘江年谱》,再写一本《音乐天堂》。只是不知道这两本书,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。

2000年6月8日于泉州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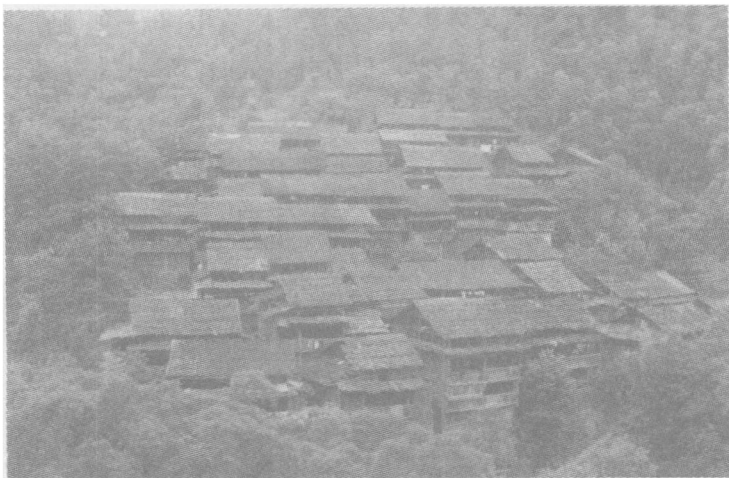
MULU

自序	(1)
正月	(1)
二月	(19)
三月	(34)
四月	(52)
五月	(70)
六月	(88)
七月	(108)
八月	(126)
九月	(143)
十月	(159)
十一月	(179)
十二月	(195)
后记	(210)

正 月

正月栽花正月正，
百草换叶不换根。
百草换叶由它换，
劝郎莫换姣一人。

天刚蒙蒙亮，盘村的人们就醒过来了。这一天，是新年的第一天。几乎所有的人，都怀着极好的心情，迎候这一天的到来。



在一片微明的曙色中，木楼人家开始从黑夜中苏醒过来，展开它的日子。

同往常一样，醒来后人们立即忙碌起来。女人烧火，煮甜酒，煮茶，煮猪潲；男人呢，则要上山砍春柴。只有一点与往常不同，就是碓不响了——这一天，甚至在整个的正月里，人们都忌讳春碓。

砍春柴是一件极有意义且使人愉快的事，因为这一天的砍柴与平日的砍柴不同，这一天的砍柴只是象征性的，并不要求砍太多，而主题则是赶早春，说白了，就是去山坡上感受早春的气息。

满坡的男人和姑娘，满坡的笑语和歌声，那气氛融洽得真有如一首诗。

的确，这山坡上已充满了早春的气息，虽然有时是冰天雪地的，到处是冰棱和白雪，但白麻栎和李子树的树梢，已经打起了花骨朵，而腊梅，却在山腰那儿一片生机盎然地盛开着了。

山头上弥漫着浓浓的雾气，山脚下的田野里则可见到油菜和小麦青青葱葱长势喜人。盘江水顺着山湾，一如既往终年不倦地汨汨流淌，河湾两岸的竹林也依旧青翠，只是芭蕉被雪冻坏了，现出了一蓬枯黄。

但无论怎样，这天早晨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得愉快和兴奋，尤其是孩子，他们竟然是穿着新衣上山来砍柴的，彼此在山上遇着了，便要互相赞美一声。

“嘖，穿妹衣呀嘛！”

“你不是？！”

“妹衣”即“新衣”，这是盘江地方的土话，大约是从侗语里借来的特殊用词。这一带山区，人们讲话总是汉侗混杂的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夹侗”，有道是：“人更人假，蓝田渡马。”“人更

人假”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句侗语，意思是：“一句侗语一句客（汉）话”，“更”（Geaml）为侗族自称，“假”（Jiax）即“客家人”，但此客家非广东客家，而是侗族对汉族的指称。“蓝田”“渡马”是地名，这句话完整的意思就是：在蓝田渡马这些地方，说话常常是半句侗语半句客话地夹杂着讲。盘村的情形也一样，平日里讲话，总是侗汉混杂的，这就好比那些长期留洋的学生回到国内，讲话时难免要夹杂些洋话一样。

大伙砍到了春柴，便回家了。

无论大人和小孩，扛的都并不多，有些则象征性地只带了一根柴，说说笑笑，悠悠晃晃地走下山来。那样子，就的确不像是去劳动，而是去玩耍和游戏。

是的，砍春柴，在我们盘江地方，确实只是一种游戏而已，或者说就是一种象征仪式罢，其虽是以劳动的形式呈现，但实质却是游戏性的，象征性的。

砍春柴象征什么呢？有人说象征“招财（柴）进宝”，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大可靠，因为汉文化传入侗乡不过是几百年间的事，而这一习俗的存在却古已有之，盘村的老人说，砍春柴是古老古代老人传下来的习俗。这种说法虽然也只是口传，而且所谓“古老古代”所指称的具体时间概念也含混不清，但我还是相信这一习俗早在汉文化传入之前就已存在。因为有一年我问过父亲，说为什么我们每年正月初一要上山砍春柴，父亲说，因为这样就表示我们一年里都很勤劳，我觉得这种解释更朴素些，似乎也更切合实际些。

不过，依我的理解和体会，砍春柴习俗所内涵的游戏成分很大，不说大家在山上可以说笑打闹取乐，也不说大伙着新衣穿新鞋有炫耀色彩，就是光上山一趟，也是很使人快活的。乡



回到故乡，即便老人们说的是我儿时的经历，我也深感陌生了。

下人一年到头难得吃一顿饱肉，但三十晚上的这一顿年夜饭，无论谁家都可以做得很丰盛，因而第二天早晨的这趟上山砍春柴活动，实在无异于是一种运动和锻炼，或者更直接地说，就是去散散心，以助消化，或为接下来的大吃大喝作健胃的准备？

盘村的男人从山上砍春柴回到家，主妇们已各自煮好甜酒粬，专等家人和乡邻来吃。

这是春节里的第一道美食，也是侗家人经常用以待客的美食。甜酒乃是用糯米做成，夏天可直接冲凉水吃，颇解渴；冬天则煮来吃，佐以年糕，味美无比。这年糕也是用糯米制成的，在别处叫年糕，在我们盘村则叫糍粬。

甜酒吃过，接下来便吃茶。此茶非彼茶，乃侗家油茶，做法极为考究。先用油煎炒茶叶（此茶为当地特有的一种土茶，叫“接骨茶”，茶味醇香，且有开胃健脾驱寒散热之药效），

至茶香盈室,然后放入肉汤和灰煎粑(用大米与玉米磨成浆,再用文火熬煮而成,亦称“米豆腐”)同锅而煮,汤开后,即可舀入土碗食用。此时可根据各人口味分别放上适量的生姜、炒米、辣椒、香葱、大蒜、芫荽等佐料,实在味美无敌。现在我只写到这里,便已感到满口生津,食欲大振,不敢再写下去。

在侗家油茶的香料中,炒米是较为特殊的一种,别处恐不多见。这种炒米亦是用糯米制成,其制作方法是,先用水泡糯米,后将其置于甑上蒸熟,再将熟糯米饭置于太阳下晒干,即成阴米,阴米用油煎炒,即成炒米。炒米可干吃,也可放入油茶中作为佐料,均为美味。我们小时候吃茶,茶吃得不多,但炒米却舀得半碗,常遭母亲呵斥。盖因我们贪恋这种美味,而不思主食也。

在整个正月里,侗家人的生活便主要是围绕着吃而展开的,且这种吃,不是个体性的,而是集体性的。正月初一早晨的吃甜酒吃油茶,是为整个正月休闲和吃食活动的序幕。各家各户的小孩,在把春柴放下之后,便被父母差去叫客。这里的所谓“客”,其实就是指左邻右舍和房族亲戚。大伙被一小孩整齐叫来,先集中于某一家一户,然后依次开始逐家逐户的品吃活动。

“嗯,你家甜酒做得真好!”

“啧啧,你家茶真香!”

人们边吃边品,边赞美主人的手艺。这当中,的确能反映出女主人家的贤惠与否。

我母亲算是整个盘村手艺最巧的主妇之一吧。我记得小时候人们在我家吃甜酒吃茶,不仅连声赞叹,而且的确比在别家要多吃一些。母亲当然颇有些得意,她一面劝人多吃,一面



正月里，侗家人喜欢集体吃食；大嫂正在为客人准备米豆腐。

授以制作的技巧。但即便这样，别人再去做出来，也依旧难及母亲做的好吃。而我母亲的手艺也远非止于制作甜酒和油茶而已，她更得意的手艺，则是烧酒。我们盘江地方上，向来是以烧酒闻名的，而最好的烧酒，便出自母亲之手。我记得小时候许多人家挑米挑包谷来请母亲帮忙烧成米酒，年轻的媳妇来了一拨又一拨，她们挑着担子，从竹林里走上来，身材窈窕，笑容美丽，给我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。

吃过甜酒和油茶，接下来女主人便又开始备饭，也一样要挨家挨户统统吃过一遍，这叫吃“转转饭”。刚刚吃够了甜酒和油茶，哪能再吃得下饭？吃不下了。但这只是个形式，在成人那里，吃转转饭是一种走动和交流的形式，就是说，吃饭只是借口，而真正的目的则在于达成交流和互访。当然，在正月里，成人的吃也并非止于形式而已，他们常常要狂喝滥饮，直到喝得酩酊大醉。小孩呢，也借了吃转转饭的机会，完成他们

另一种不同于成人的交流和往来，吃于他们的确只是形式，玩才是他们主要的目的和内容。玩什么呢？打陀螺，踢鸡毛毽，抛石子，或者带了弹弓和马尾套，到附近的山上猎鸟，或在村前村后堆雪人打雪仗，或怂恿了两只狗交尾后追着它们满村跑……总之，在长长的一个大正月里，孩子们从来不会闲着，他们快活极了，他们对节日的感受恐怕超过了成人。

我小时候并不算顽皮，但对于玩，也颇能发明一些新花样。比如我们会把前日里剩下来的鞭炮插在牛粪上，然后用香火点燃，“啪”，牛粪被炸了一个大坑，自己身上大约也沾了不少，却依旧觉得很开心。又如下雪的日子，我们会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，捏了一堆堆上百个雪球，然后专等走亲戚的路人经过，待他们到达预定位置，便发一声喊，猛烈朝那路人身上掷雪球，那过路的一定会喊爹叫娘仓惶逃跑，看着路人疲于奔命的样子，我们小小少年的心里，不用说有多高兴了。

在所有的儿童游戏中，我最喜欢的便是上山捕鸟。冬天冷，又下雪，鸟儿又饿又乏，抓起来就比较容易了。有一种鸟叫“青菜鸟”，一身绿装，颜色跟青菜差不多，很喜欢成群结伴而飞，也喜欢吃青菜，尤其喜吃油茶，我们便在油茶地里安满了马尾套，然后躲在草寮背后等着看热闹。果然，不一会，青菜鸟飞来了，一大群，快活地欢叫着，落在菜地里。有时候，它们简直像是故意要气我们似的，在我们安下的套的周围跳来跳去，但就是不进套。有人忍不住了，飞一个石子过去，鸟们呼的一声全飞远了。但有时候这鸟却很傻，它们当中的一只不幸被套住了，另外的鸟便过来“帮忙”，结果全被套住了。我们看到差不多都已被套住，跑去一看，哇，无一漏网，美极了。

在白茫茫的山野里升一堆火，鸟也会飞来，落在附近的树上，这时候，用弹弓也能打下几只，但要打得准。不过，我从未用弹弓打，我觉得用弹弓打太残忍了，尽管我也知道不管用哪种方法捕鸟最终都使鸟难逃一死，但让一个活着的生命立即消失，在我小小的心灵里，还是觉得难以接受。所以我常常选择用套。套住的鸟，是活的，我用鸟笼养着，但这种鸟，几乎没有一只活下来，头天还在笼里乱飞乱撞，第二天往往成了又硬又臭的一堆。

我是从不吃鸟肉的。我们捕鸟，只是图个好玩。谁吃鸟肉呢？三爹万吃，大家标吃，他们是捕鸟的专家，他们一年到头大约要吃掉上百数千只鸟。难怪有人说，他们的屁股都长了鸟毛。

我捕来的鸟死了，我便拿去送给三爹万。他摸摸我的头，说：

“呃，乖儿，等下我卡好了，我炒辣子雀我们吃好不好？”

我摇摇头，走开了。

他很高兴。他知道我从来不吃鸟。

但是，在正月初一这天，印象中我好像很少能痛痛快快地在故乡老家玩够一整天。大约到下午，母亲便扯开嗓子喊起来了。我立即飞奔回家。到家一看，母亲已打扮一新，而且准备了一大挑猪肉和糍粑。我知道，我们要去走婆家了。

按惯例，正月初一这天不走一般亲戚，但可以去给舅家拜年。

俗语云：天上雷公大，地上舅公亲。那意思是说，在所有的亲朋中，舅舅是最亲最亲的，因而拜年也应先拜舅家。

那时候,无论是天晴落雨,也无论是飘雪或构凌,我都要穿上新衣(不一定是新买或新制的衣服,洗过即为新),跟在年轻的妈妈后面,在天近黄昏时分,向不远处的盘江河下游的舅家走去。

母亲挑着的担子不轻。因为我有两个阿婆六个舅,每家一块肉,十二个粑,其中还有两个簸箕粑(给大阿婆的)和两只鸭(大阿婆小阿婆各一只)。

母亲挑着担子,轻快地走在花街路上,我则一路小跑着紧紧跟随其后。遇着人,人则并不问我母亲,只问我:

“弟,去走阿婆呀?”

“嗯!”我说。

人就夸我乖,说我将来长大了,会有出息。

母亲说:

“有出息啰,还不是跟牛屁股!”

又说:

“大姐,你去屋来呀?”

“噢,你也去屋呀,你今年这猪养得肥呀,会莫有三四百斤吧。”

“快莫讲,杀一个细细的,像老鼠那样大,哄哄娃崽罢了。”

这样招呼几句,人却走远了。

到舅家,舅妈把肉和粑粑分给各家各户,然后所有得到一份礼物的人家都要想法喊我和母亲吃一顿饭。当然吃的时候就不止我们了,因为别的亲戚也来拜年了,所以凑起来就会有一大桌。